



宋元通鑑

百四十八

宋理宗



三十

特別
78
3719
30



3719
30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四 起丙戌至丁亥凡二年

理宗二

寶慶二年 金正大三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癸亥詔贈陸九

齡直秘閣謚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謚端憲錄張栻呂

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

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

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

沈煥

陸九韶

授卒其仲第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為梭山先生其
季弟則九淵也九淵門人之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
煥舒璘燮明州鄞人端粹專靜為國子祭酒延見諸
生必廸以反躬切見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
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
之則與天地相似簡慈谿人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
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人品高明
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
始可以言學乾道中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
同僚忘其立異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

舒璘

謚

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耻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遂為高郵軍教授
終于舒州通判璘奉化人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
栻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往謁
之乾道中為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仕終宜州通判
陳埴為太常博士獨為袁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
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
常子乞謚埴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
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愿議出宰相而
下皆肅然改容 癸酉召布衣李心傳赴闕 戊寅

李心傳

通鑑卷一百四

宋已理宗二

二

熒惑入氏壬午太白歲星填星合于女 二月辛卯
御史梁成大言真德秀有大惡五僮褫職罷祠罰輕
詔削二秩 蒙古史天澤奔藁城藁城守將董俊以
銳卒數百授天澤天澤夜赴真定與笑乃台合攻武
仙仙走西山笑乃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
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
幸被脅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三月戊寅建昭勳
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
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
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

進士一科
幾及千人

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夏四月辛
亥有流星大如太白 六月丙申賜禮部進士九百
八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時科場事體日壞且有司
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
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多致見遺所取之士
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
之繆種流傳復容情任意不學之流徃徃中第而舉
人之弊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
滅裂有不可勝言者矣 蒙古圍李全于青州全北
剽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

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砮
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歿無益也汝身
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
可尋生路全曰數千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
陷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蒙古主入夏城邑
多降夏主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其弟覲號德旺曰
獻宗 八月辛亥衛涇卒 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
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爲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
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
同爲時所重 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瑋爲淮東制置

金楊雲翼

用人誤

庸將何不
辭官

使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
謀易帥劉瑋雅意建闢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譽忞
亦垂涎代瑋從吏尤力故以瑋代晞稷忞代瑋知盱
眙 冬十一月劉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
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
不許彭忞自以資望視瑋更淺曰瑋止夏全是欲遺
患盱眙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
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
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
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瑋駭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

謀焉時傳李全已歿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邪孤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眄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王哥歿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卽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反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

楊氏巧殺
劉瑋巧逐
夏全

大半將校多歿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爲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瑋自劾未幾歿

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春正月壬子史彌遠進二秩

辛酉以揚谷楊石並爲少傅知楚州以姚翀爲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爲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

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
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已已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
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
國公。帝訪問朱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葉味
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上
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
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
入對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
之旨其終有曰言宜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

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
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
從之帝忽問鬼神之事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
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歿而猶不散
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歿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
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
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歿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
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
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茲事也 三月
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

經筵好章
疏

朱在

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丙寅史彌遠封魯國公彌遠訪將材于趙葵葵以范對進范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

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

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歿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無復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歿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夏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六月戊申朔日食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李福僞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狝狝大喜幕客杜耒曰慶福首禍一世

朝廷以江
淮為慮

姦雄今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狎促之狎謝以朝廷撥降未下至是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狎飲狎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狎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狎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未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狎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川不復建闡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康惠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 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睨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秋七月丙午史彌遠乞歸田里詔不允 蒙古自鳳翔侵京兆 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聞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

邢德

王義深

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
 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
 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
 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
 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眾趨楊氏
 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
 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
 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八月檄知盱
 眙軍彭忭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
 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忭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

輕率

時青誤國
惠來進逞
忿

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
 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金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
 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忭乘
 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
 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訛可戍之 李全得時青
 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
 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
 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
 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
 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

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冬十一月將郊陳貴誼以民生實艱冗員尚眾征歛幾于奪取公費掩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可以見帝于郊辛巳日南至郊大赦改明年為紹定元年直學士院吳泳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為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者使道訓典文雅麗則者使作訓辭秉節堅厲者使備風憲奉法循理

套

者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闡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十一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宋紀
臣采其計。蒙古鐵木真卒于六盤山，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下急而善戰，早歿。二曰察合台，性慎密，爲衆所畏。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至是拖雷監國。蒙古史天澤在真定，繕城壁，修武備，爲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犢諸砦，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

復取相衛，蟻尖馬武等砦。蒙古兵薄西和州，知州

陳寅杜氏
一門及賓
客死節

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歿不共王事者。卽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歿。毋劬寅歛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監察御史，升卿之孫也。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五 起戊子至庚寅凡三年

理宗三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春正月丙子朔上皇太后冊寶于

慈明殿楊谷揚石並升少師以袁韶叅知政事胡

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署文書

時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

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邊之丞相史彌遠懲

通鑑卷三十一
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詔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
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不整崔福皆可用。適福
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
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台達以
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
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
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
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羗。渾
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鷲。狼。難。制。陳和尚御之。有
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

金陳和尚

御忠孝軍

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夏六月壬寅朔日食。巳
酉流星晝隕。秋七月戊戌熒惑犯南斗。冬十月
戊申熒惑犯壁壘陣。星丁巳熒惑填星合于危甲子
熒惑犯填星。十一月癸酉熒惑入羽林。庚辰雷
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葛洪
叅知政事。袁詔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端明殿學士
兼僉書樞密院事。是歲以明年將開科。取士言官
言舉人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其弊有二。一則考官
受賂。或授暗記。或與全篇。一家分傳。謄寫一則。老儒
賣文場屋。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考官不暇參稽。於是

命禮部戒飭前申號三日監試會聚考官將合取卷
參驗互考稍涉雷同卽與黜落或仍前弊以致覺察
則考官監試一例黜退

二年

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
奇屋温窩關台元年

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

張衍

張衍上檢驗推鞠四事詔刑獄人命所關其令有司

究行之 召奉國僉判蔣重珍入對首以自天子至

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
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
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
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

套

有不可勝窮之憂 時李全反叛已著史彌遠尚視

李宗勉

爲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郎李宗勉累疏及之又上

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
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旣壅塞下亦欺誣則
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
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
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
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
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
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

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推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蹶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抹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哉 二月庚戌詔歲舉廉吏或犯姦賊保任同坐監司守臣其申嚴覺察

印人署印
官古之所
慎擇也

三月辛卯詔郡縣繫囚多瘦死獄中憲司其具獄官姓名以聞黜罷之 夏四月庚申詔郡縣官闕毋令藝術人豪民罷吏借補權攝 五月詔成都潼川路歲旱民歉制司監司其亟賑恤仍察郡縣奉令勤惰以聞辛巳詔戶絕者許立嗣毋妄籍沒 秋八月蒙古主第三子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

蒙古窩闊台

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絕之 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克劍也 冬十月壬戌詔台州水災除民田租及茶鹽酒酤諸雜稅郡縣抑勒者監司察之 蒙古兵圍金慶陽 十

一月巳丑熒惑入氏 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中原
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主以史天澤
劉黑馬蕭札刺為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東
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黑馬

史嵩之

三年金正大七年蒙
古太宗二年春正月壬辰知棗陽軍史嵩之

勅置屯田以勞賞官兩轉 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

移刺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二月丙申日有背氣

庚戌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范葵皆方

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蒙

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

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

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

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

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

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府哉太祖曰

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十

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

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

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

臣漸進用矣 閏月癸酉逃卒穆椿夜竊入皇城燒

蒙古陳時
可趙昉劉

通鑑卷三百五十一 宋紀
五
毀甲仗衛士捕得之詔磔于市 乙酉太白歲星合
于畢 三月丁酉雨土 夏四月漳州連城盜起
五月甲寅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
全不受命初全自還楚卽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天
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
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
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以觀成
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
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募
南匠大治舫艦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

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州自蘇州洋入平
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
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
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
顧之憂遣餉不絕全日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闢山陽
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
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
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
曰通泰鹽場在焉莫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
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

挾蒙古弄
朝廷又弄
蒙古全亦
猾賊

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
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
苟安不之詰及全糶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
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
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
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
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
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
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
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

度正

命通判趙璩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
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
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
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蔡沉卒沉字仲默元定子也師事朱熹熹晚年訓
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遂以屬沉洪範之數久失其
傳元定有所得未及著論沉受父師之託潛玩數年
遂成書傳其於洪範之數則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
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耦
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象之所以成二四而八八卦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
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
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
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
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
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
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
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沉
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沉
隱居九峯當世名公卿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

晏氏

也卒年六十四學者稱爲九峯先生 秋七月丁酉
汀州寧化縣曾寡婦晏氏給軍糧禦漳寇有功又全
活鄉民數萬人詔封恭人賜冠帔官其子承信郎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武仙旣歸金金復封
爲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
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
後合兵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衡州 冬
十月己巳熒惑填星合于室 以趙善湘爲江淮制
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爲釘
熬囚脂爲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

趙善湘

金拒蒙古
批券

趙璩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
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
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
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
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
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佞告諸執政又不以
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
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
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窩闊
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西議和金行

省移刺蒲阿紇石烈牙吾答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
蒲阿旣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
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樂還見蒙古主白
之蒙古主怒卽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西翔翔京兆
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
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閬鄉以備
潼關 十一月丁酉有星孛于天市垣丁未流星晝
隕 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
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璩夫得史彌遠書許增
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卽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

丁勝

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邪擲書不受。璩夫恐亟發牌印逐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邪。旣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江。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

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宋紀三
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壬戌贈王青右武大夫蘄州防禦使 乙丑以鄭清之叅知政事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 詔史彌遠敷奏精敏氣體向安朕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丁卯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鬣黑醫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

王青

謝皇后

汲冢帝卽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止有后一人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掣伯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掣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人又藥去醫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時陳埴史彌遠之甥也上言乞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宋紀
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頃曰。吾甥殆好名邪。頃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出。判嘉興府。是年。臣寮請學校場屋。命題試士。並禁斷章截句。破壞義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六 辛卯一年

理宗四

紹定四年 金正大八年 蒙古太宗三年 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

敗李全于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

李虎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紀
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
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
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
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
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
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
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
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
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
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

謀

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爲號
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
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
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
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
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
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
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
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
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二
日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
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圍安用不
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
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
江淮制置大使范淮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
子汝楫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
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二月丙子詔起復孟
珙從義郎京西路棗陽軍住劄 夏四月丁丑以鄭
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 蒙
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

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
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
濡帶不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
赴少舒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
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
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
奴戍之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
谷 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
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
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

王曼
趙必勝
全子才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
王曼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
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
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
絕淮而去其黨卽遣馮垕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
安遂平 國安用從李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
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 金降人李昌國言
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
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
事集矣拖雷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

宋開禧

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
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速
不罕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
歿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
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
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
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爲
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
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

風關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威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威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謫今方

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自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俱燬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全蓋殿師馮榘率衛卒力救之唯知有相府而已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以宗廟之制未合于古為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

本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為一列每室之後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送汴京恐于不遷之宗無當則藏之高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為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為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

義編修官李心傳亦上疏言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投書郎蔣重珍疏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身富貴之所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

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

吳潛

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員外郎吳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踈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闔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賤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
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
可息弭災爲祥易亂爲治帝皆不省 蒙古主將兵
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
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
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
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
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
三千奪船走闕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
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

金草火訛
可死戰

余板子訛
可死譖

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
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
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史臣曰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于
陣而死于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瞽
御監軍旣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
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冬十月甲子以余天錫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
西安撫使 癸酉蒙古兵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
桂如淵逃歸中軍統制張宣戰青野原有功詔授沔

通鑑卷一百六
州都統 戊寅以李璣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
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
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
邊關朝廷不從 蒙古以高麗殺使者著古遣兵伐
之 十一月乙酉詔忠義總管田遂力戰而歿贈武
節大夫忠州刺史加封立廟 蒙古拖雷攻饒風關
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
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

田遂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
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
鬻妻子以養軍士今適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
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
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
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
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
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
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蒲

待汝議定
我已渡河
豈不宛然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宋紀 宋紀
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
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
山前列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
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
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
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
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
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
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
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
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
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
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
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
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
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
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
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
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七 壬辰一年

理宗五

紹定五年 金天興元年 蒙古太宗四年 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

西兵馬幹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

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

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皆帖然珙又剏平堰于棗

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

孟珙

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物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毋憂起復駐劄棗陽軍壬辰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壬寅新作太廟成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

西夏恤可

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

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三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井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

金楊沃衍
樊澤張惠
死戰

金軍遂進。次於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

金合達死

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詰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

蒲阿死節

陳和尚死節

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二月癸丑，帝謁太廟。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閩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旁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閩、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

金完顏賽

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元典發闕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太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元典合間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遂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石蓋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

金冀禹錫

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仲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

強仲

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慙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仰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

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筮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依然宋平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

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鞬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王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熨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

虎牢上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隱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特有火砲各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

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宋紀
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焚園半畝已上火點著
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
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
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
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
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
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毋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
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
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
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

金內族思烈

散屯河洛之間叅政赤蓋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
百官入賀叅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
况以罷攻爲可賀邪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
汝等不以爲喜邪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
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
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
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餼軍士減御膳
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衛
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事白撒恆怯無能

金元好問

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自撤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夏四月丁卯起魏了翁以集英殿修撰知遂寧府辭不拜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陰霖霖必有致咎之徵比聞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為鑪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第大聲因赴訴死於道路杰知不免舉火自經而死豈不上干陰陽之和

馮杰寬

詔都大坑冶魏峴罷職 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

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六月金徐州埽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徒軍益都蒙古國安用率兵入徐州執王祐等斬之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秋七月丁酉以吳潛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財賦陳貴誼同僉書樞密院事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蒙古國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

蒙古唐慶等

蒙古阿木
魯驅國安
川降金

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阿木
魯聞之怒曰此三州吾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
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
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
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
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誓盟諸將皆散去安用
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奴自通于
金衆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
衆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
安用叛已又懼爲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

安用等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
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
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
迎使者監于州解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
意頗順明白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
予向隨韃靼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
夾擊此時韃靼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
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
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
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

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
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
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
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
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金恒山公武仙等
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
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
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
古兵卽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仙至俱
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

火

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
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卽夜
棄輜重馳還 八月乙卯起真德秀爲徽猷閣待制
知泉州已未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潼川安撫使知
泉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
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
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塚建養濟院
居數月百廢具舉 九月乙巳雨雹雷 閏月庚戌
彗出于角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
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

便疾苦以聞 戊辰史彌遠乞歸田里詔不允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衆入海島蒙古撒里塔伐之卒于軍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叅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

余括粟速

金買進士

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輦蹙曰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邪存百姓邪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

金斜卯愛實

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冬十月戊子以星變大赦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蒙古拖雷卒拖雷生六子長蒙哥次木兒哥三忽覲都四忽必烈五旭烈六阿里不哥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忽斜虎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

金汪世顯

金忽斜虎

固守以抗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十一月己巳喬行簡累疏乞歸田詔不允帝論當時高士累徵不起者史官李心傳以李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第經術行義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一致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金完顏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廷陽許之，用安卽日改從宋衣。

冠而陰通于金，糧乏卒多流亡。十二月壬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恭聖仁烈。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于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謫，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

始合遼以
攻金今又
合金以攻
蒙古

之言。而動傷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憚人。借納忠
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
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
在身。愈當警戒。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
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
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嘗加警
省。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再遣王楫來京湖
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
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
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

之往報蒙古。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金汴京糧

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

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

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

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

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

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

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

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

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十一
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叅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摠。

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字木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血。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閔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理宗五
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
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
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
將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温
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
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
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
而經略河朔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
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邪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
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八

明賜進士前中書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八 癸巳一年

理宗六

紹定六年 金天興二年 蒙古太宗五年 春正月己酉以趙善湘為

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戊辰史彌遠加食邑千戶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蓋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

金賀都喜
死戰

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溫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奔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

招之不應
敗不相聞
金師澳無
紀律

金入歸德

金蒲察官
奴

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迫無來援者以至于敗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焚克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

金崔立亂

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

宋相俸免
多矣

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眾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

立衛紹王

元好問不
終

愚哉何減
宋諸丞相

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

金玉若虛

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蒙古圍金亳州 二月丁丑以趙范爲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公事趙葵秘書監兼侍講余天錫禮部侍郎兼侍讀 癸卯熒惑犯東井 三月丙辰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大雨雹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
石盞女魯懽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
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
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
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懽盡散衛兵卿當
小心官奴以馬川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
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
古忒木斛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
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懽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
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

金官奴亂

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
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
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
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
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毛花輦
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懽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
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
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
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
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

宋人主亦
多有和解
事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五
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
歡罪而以官奴權叅知政事 夏四月壬寅葬恭聖
仁烈皇后于永茂陵 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
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
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
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
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
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
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
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

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
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
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
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
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
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
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
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
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
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

楚材造福

張子良

受降甚難
然亦看局
勢不得全
拒

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

金蒲察官
奴奇捷

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庚戌太白熒惑合于柳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于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

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叅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

金烏古

論鎬

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叅政。

金完出殺官奴

定變

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師烏林答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迫

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胡士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鬚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重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

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毫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叅知政事字术魯小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王幸

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合論錡。錡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怒，遂踈錡。錡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蒙古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從之。六月丁酉，以史嵩之爲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秋七月

馬磴之捷

劉儀

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磴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磴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磴，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牘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

丁順

樊文彬

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牛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弃鎧甲如山薄暮琪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八月蒙古都元帥塔

金烏古論
黑漢死戰

察兒使王楸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馬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叅知政事抹撚兀典僉書樞密院李木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佳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九月壬寅朔日食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

其易宋驕
心粗氣如
此金亡可
券矣

復仇九世
豈効此兒
女子語但
宋家宜萬
分儆備勿
狃於因人
之一擊耳

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
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
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
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
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
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
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
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
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
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大于

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
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
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眾既出
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
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
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
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
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
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
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其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

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朮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宋紀
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
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
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
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
亡國之君徃徃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
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
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
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
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
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

金賽不死節

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
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丙戌以史彌遠爲太
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爲樞
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叅知政事帝諭貴誼曰頃聞憂
國之言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
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
昭信節度使克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
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字同叔鄞
人浩之子也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
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宋紀
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
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
終其身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秋鴻
禧觀梁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遂寢祠命既而臺
臣交劾莫澤貪淫忤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
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
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
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氏賜第
既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鄙其
爲人至日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貶

天下快之。丙午詔改明年爲端平元年時史彌遠
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收召賢才擢用之。召陳埴爲樞密院編修官入
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
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
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
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
史王定劾埴出知常州。曾從龍宣繒免。進魏了
翁爲華文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
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

王遂

之典以集眾議三日復都室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日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日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

寒心語

二語不可無一否則有重臣市其重親臣而其親者

上疏曰臣歷考徃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紱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蔽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

定論

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己巳趙葵入見帝問以金事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耻以復中原 十二月庚辰以薛極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極與胡集輩子述趙汝述在史彌遠當國時用事時人謂之四木故罷樞密封毘陵郡公 戊申洪咨夔言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袁詔仇視善類詔附彌遠詔罷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咳納賂彌遠怙勢肆奸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損

袁詔趙善湘不終

胡穎除妖

皆落職與祠 胡穎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天州人心疑焉以為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東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眾蛇耳遂殺之毀其寺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八

趙善氏

